



# 也谈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的语源<sup>\*</sup>

温昌衍

**提要** 不少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存在领格形式“ŋa<sup>1</sup>(我的)、ŋia<sup>1</sup>(你的)、kia<sup>1</sup>(他的/她的/它的)”,学界对此关注较多,不过其语源探究目前分歧较大。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后认为:1)多数学者所指出的其音变是合音音变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方言事实。2)参与合音(初次合音)的语素不是“家”,也不是“个”(的),而是亲属称谓词前缀“阿”(与单数人称代词合音),合音后其音变结果类推到非亲属称谓词前。3)有的地方如梅县,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形式还有“ŋie<sup>1</sup>(你的)、kie<sup>1</sup>(他的/她的/它的)”及“ŋe<sup>1</sup>(你的)、ke<sup>1</sup>(他的/她的/它的)”的形式,这是二次合音、三次合音的结果。4)某个人称的领格形式,会受到同一人称的一般格的影响,使两者读音尽量接近,这与汉语某个相同的人称概念要求使用同一个词形的大环境有关。客家话第一人称领格形式没有二次合音形式,也与此有关。华阳凉水井客家话领格形式的后期演变,同样与此相关。5)连城客家话比较特殊(只有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有领格形式,且不能再加结构助词“个”(的)),其领格形式是人称代词单数与“个”(的)的合音(初次合音形式)。

**关键词** 客家话 领格 语源 合音音变 阿 个(的)

## 1. 引言

不少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存在领格形式(这是学界参照印欧语的说法,是指单数人称代词做定语表示领属时发生了音变的形式,为了简练,本文有时直接称为“领格”,而不指明是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与领格相对的主格(主语)、宾格(宾语)本文称为“一般格”,它在客家话中用的是人称代词原形)。<sup>①</sup>例如梅县(林立芳,1997:66)(声调标调类,1~8对应中古的阴平~阳入。特殊说明的除外):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客家话比较研究”(13BYY050)及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招标项目“比较视野下的粤台客家方言研究”(18KYKT03)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在第四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沙龙上宣读(2016.4 芜湖),得到了刘丹青教授、方梅教授、刘祥柏教授、邢向东教授、陈泽平教授等与会学者的指正,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笔者谨此一并致谢!

<sup>①</sup> 根据严修鸿(1998)的统计,领格形式见于梅县、五华、蕉岭、平远、兴宁、东莞(清溪)、中山、深圳(沙头角)、揭西、香港、蒙山(西河)、贺县、凉水井、武平(坪畲)、连城等点。从目前的材料看,领格形式还见于龙川(见下文)、大埔(何耿镛,1993:15)、成都(郗远春,2012:51)、增城(王李英,1998:268-269)、泰兴(兰玉英等,2007:254)、河源(源城、东源)(练春招等,2010:252);此外还见于台湾苗栗(见下文)、桃园(见下文)等点(据网络版《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台湾客家话中的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都有体现,饶平腔、诏安腔似无体现)。

表1 梅县话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②

	一般格(主格、宾格)	领格
第一人称(单数)	ŋai <sup>2</sup>	ŋa <sup>1</sup>
第二人称(单数)	n <sup>2</sup> /ŋi <sup>2</sup>	ŋia <sup>1</sup> /ŋie <sup>1</sup> /ŋe <sup>1</sup>
第三人称(单数)	ki <sup>2</sup>	kia <sup>1</sup> /kie <sup>1</sup> /ke <sup>1</sup>

由于分布较广,特色明显,所以学界关注较多(例如刘丹青,2008:113,393)。特别是在语源上,学者讨论不少,只是目前分歧较大,尚无定论。以下按顺序介绍学界研究状况和已有的看法(有的是研究者尚未注意到的,今一并介绍),最后谈谈笔者的看法。

## 2. 学界对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语源的探究

民国初年罗翊云《客方言》就记录了这套领格形式并讨论了它的来源(粗体字为引者所标)(陈修,2009:94-95):

吾曰雅 《说文》:吾,我自称也。今自称指物之词曰雅……读雅书之类,此例古人亦然。……雅即吾,古吾、牙同音……牙、雅亦同音(《尚书》君牙,《礼记·缁衣》引作君雅)。段氏谓鱼、虞、模韵音转入于麻,盖流变之例如此。

我曰厓 《说文》:我,施身自谓也。今自称之词曰厓,即我双声之转(厓,本五佳切,古音亦入疑母)。

尔曰虞 《小尔雅·广诘》:尔,汝也。……经传用女,与尔、汝同。古读女入泥母,今入疑母,与虞一语之转,则虞即女字也。古四声通转,方音更不能拘。

亦曰惹 ……今称人指物之词曰惹,读平声,盖若音之变,而仍是女、汝等字双声之转。

彼曰其(读若箕之阳平) 通语曰他,客语曰其,音变为箕(阳平)。……其者,专指彼物之词,又转一音为居爷切,则非其字之音变,而为厥字之音变矣。《尔雅》:厥,其也。诗书厥字本义专指物。《广韵》:厥,居月切。中州语无入声,转阳平,正与客音合。

从上可以看出,单数三身代词都有“指物”的形式即领格形式,分别是“雅”(我的,今梅县音 ŋa<sup>1</sup>)、“惹”(你的,今梅县音 ŋia<sup>1</sup>)、“厥”(居爷切)(他的/她的/它的,今梅县音 kia<sup>1</sup>)。原作者认为这是承古而来(可称为“承古说”),是“声转”后形成的,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看,这种用传统语文学的“声转”来解释的语源分析是不科学、不准确的。虽然这样,由于它记录了当时的方言说法,仍不失为珍贵的文献材料(第二人称还有 ŋie<sup>1</sup>、ŋe<sup>1</sup>的说法,第三人称还有 kie<sup>1</sup>、ke<sup>1</sup>的说法,原作者没有提到,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说法不如 ŋia<sup>1</sup>、kia<sup>1</sup>常用的缘故)。③

董同龢(1948/1956:90,173,179,192-193)也提到了华阳凉水井客家话中的这一现象并讨论了来源:

ŋai<sup>2</sup>(我)、ŋi<sup>2</sup>(你)、ti<sup>2</sup>(他)三字所受后面的字的影响——这三个字的后面如加个助词 kie<sup>2</sup>(个:的),则声调全由低升变作高平,同时 ŋai<sup>2</sup>的韵母也由 ai 变作 a:

② 单数第二人称的说法除原文说到的“n<sup>2</sup>”,还有“ŋi<sup>2</sup>”,今补上。“ŋi”“ŋia”“ŋie”也可以按声母实际音值记为“ŋi”“ŋia”“ŋie”。其中“e”的实际音值是“ɛ”。

③ 其实更早的地方志《石窟一征》(清镇平人黄香铁撰,成书于咸丰三年即1853年。镇平即今蕉岭)就透露了有关的信息。其方言卷“爱子曰吾子”条下云:“吾,土音读如厓,又读为牙。读如厓,则云吾也,读为牙,则云我也(引者注:即做定语的领格形式)。”不过,因为材料不多,语焉不详,所以并不能看出当时单数人称代词领格形式的全貌。

ŋa<sup>1</sup> kie<sup>?</sup>(我的) ŋi<sup>1</sup> kie<sup>?</sup>(你的) tɿ<sup>1</sup> kie<sup>?</sup>(他的)

原作者指出这是受了助词“个”(的)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没有认为是合音形式,而明确认为是“又读”或“又式”:

ŋai<sup>2</sup>我 ŋa<sup>1</sup>我 (又式) ŋi<sup>2</sup>你 ŋi<sup>1</sup>你 (又读) tɿ<sup>2</sup>他 tɿ<sup>1</sup>他 (tɿ<sup>2</sup>的又读)

这种看法可以称为“影响说”(受助词“个”影响)。<sup>④</sup>

杨时逢(1957:11,103)记录了台湾桃园客家话这个现象,他猜测,ŋia<sup>2</sup>(你的)可能是“ŋi<sup>2</sup>”(你)、“kai<sup>5</sup>”(个:的)快读时的合音,kia<sup>2</sup>(他的)可能是“ki<sup>2</sup>”(他)、“kai<sup>5</sup>”(个)快读时的合音,例子如:ŋia<sup>2</sup>哥(281页)、ŋia<sup>2</sup>手(281页);kia<sup>2</sup>丈人哀(他的岳母)(107页)、kia<sup>2</sup>屋下(他家里)(121页)。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合音说”,虽然还只是猜测,没有明确肯定。

值得指出的是,原书没有说到单数第一人称的领格形式,不过,147页“ŋa(i)<sup>3</sup>妹子(我女儿)”透露了“我的”有“ŋa”的说法。

李作南(1965:226)描写了五华话的表现,他指出:(五华话)领格中还有和亲属称谓相联用的ŋia<sup>1</sup>和kia<sup>1</sup>。如“你的爸”ŋia<sup>1</sup> pa<sup>1</sup>，“他的爸”kia<sup>1</sup> pa<sup>1</sup>等。这种形式是ŋi<sup>2</sup> a<sup>1</sup> pa<sup>1</sup>或ŋie<sup>1</sup> a<sup>1</sup> pa<sup>1</sup>(你阿爸),ki<sup>2</sup> a<sup>1</sup> pa<sup>1</sup>或ke<sup>1</sup> a<sup>1</sup> pa<sup>1</sup>(他阿爸)之类的连读音变。他认为这些亲属称谓前的ŋia<sup>1</sup>和kia<sup>1</sup>是合音的结果,参与合音的是亲属称谓词前缀“阿”。虽然作者没有作充分的论述,只是提供了一种选择,认为是两种可能中的一种(两种可能中实际上只有一种符合现实,即“ŋia<sup>1</sup> pa<sup>1</sup>”是“ŋi<sup>2</sup> a<sup>1</sup> pa<sup>1</sup>”的合音,“kia<sup>1</sup> pa<sup>1</sup>”是“ki<sup>2</sup> a<sup>1</sup> pa<sup>1</sup>”的合音,详见下文),但其意思还是比较清楚。这也属于“合音”说。朱炳玉(2010:397-398)分析五华话时也大致持这种观点<sup>⑤</sup>。

罗肇锦(1988:108-109)介绍了台湾苗栗话的情况,即:

表2 苗栗话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

	一般格(主格)	领格
自称(第一人称)	ŋai <sup>2</sup>	ŋa <sup>1</sup> ke <sup>5</sup>
对称(第二人称)	ŋ <sup>2</sup>	ŋia <sup>1</sup> ke <sup>5</sup>
他称(第三人称)	ki <sup>2</sup>	kia <sup>1</sup> ke <sup>5</sup>

④ 原作者说,又有一个单独的例子即“ŋa<sup>1</sup>下身”,是不是这句话省去了一个“kie<sup>?</sup>”(的)而仍有作用呢?笔者发现,实际上领格形式直接加名词的例子在原书的语篇中还能找到很多,例如:ŋa<sup>1</sup>老婆(我老婆)(113页)、ŋi<sup>1</sup>表嫂(你表嫂)(119页)、tɿ<sup>1</sup>屋下(他家里)(119页)。

⑤ 朱炳玉(2010:397-398)说:“(领格)ŋa<sup>1</sup>由ŋo<sup>1</sup>(引者注:‘我’的文读音)变读而来,ŋia<sup>1</sup>、kia<sup>1</sup>是连读音变形成的。ŋa<sup>1</sup>公(我祖父)是ŋo<sup>1</sup> a<sup>1</sup> kuŋ<sup>1</sup>,ŋia<sup>1</sup>爸是ŋi<sup>2</sup> a<sup>1</sup> pa<sup>1</sup>,kia<sup>1</sup>哥是ki<sup>2</sup> a<sup>1</sup> ko<sup>1</sup>。ŋo<sup>1</sup>是变读为ŋa<sup>1</sup>,ŋi<sup>2</sup> a<sup>1</sup>连读为ŋia<sup>1</sup>,ki<sup>2</sup> a<sup>1</sup>连读为kia<sup>1</sup>。声调受ŋa<sup>1</sup>的影响被类化都读阴平。”又说:“ŋie<sup>1</sup>、kie<sup>1</sup>是由ŋi<sup>2</sup> ke<sup>5</sup>、ki<sup>2</sup> ke<sup>5</sup>连读变化而来的。ŋi<sup>2</sup> ke<sup>5</sup>连读为ŋie<sup>1</sup>,ki<sup>2</sup> ke<sup>5</sup>连读为kie<sup>1</sup>,声调受ŋa<sup>1</sup>的影响被类化变读为阴平。”这里有几点值得商榷:1) ŋa<sup>1</sup>不是来自ŋo<sup>1</sup>,而是来自“ŋai<sup>2</sup>(我)”与“a<sup>1</sup>(阿)”的合音。ŋo<sup>1</sup>是“我”的文读音,口语中不用。2) ŋie<sup>1</sup>不是“ŋi<sup>2</sup> ke<sup>5</sup>”的连读合音,kie<sup>1</sup>不是“ki<sup>2</sup> ke<sup>5</sup>”的连读合音(合音中的阴平调与“ŋi<sup>2</sup>”“ki<sup>2</sup>”的阳平调及“ke<sup>5</sup>”的去声调都对不上)。它们是“ŋia<sup>1</sup> ke<sup>5</sup>”“kia<sup>1</sup> ke<sup>5</sup>”的连读合音(详见下文的分析)。从表达上说,既然有了领格形式“ŋa<sup>1</sup>、ŋia<sup>1</sup>、kia<sup>1</sup>”,在定语位置上就会优先使用它们,而一般格“ŋai<sup>2</sup>、ŋi<sup>2</sup>、ki<sup>2</sup>”在定语位置上不具有优先使用权。东莞(清溪)、深圳(沙头角)、中山(南荫合水)的使用正是如此,其定语位置上的人称代词,用的就是领格形式加结构助词的形式(详见项梦冰,2001:88-89所引材料)。3) 领格声调不是受ŋa<sup>1</sup>的影响被类化都读阴平,而是来自“a”(阿)的声调而读阴平。



他认为,(苗栗话)领格形式中包含了一个“ia<sup>3</sup>”(这),是一般格形式与“ia<sup>3</sup>”合音的结果。由于“ia<sup>3</sup>”(这)主要跟复数人称代词的构成有关,跟表达领属关系无关,所以项梦冰(2001)否定了这种“合音说”。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网络版,下同),包括苗栗话在内的四县腔客家话及海陆腔客家话、大埔腔客家话,领格形式可以直接做定语,即可以不带“个”,如:ŋa<sup>1</sup>爸、ŋa<sup>1</sup>哥。另外,根据罗肇锦(2007:57)以及《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苗栗话领格的声调为阴平,而原书标为阳平,今改为阴平。

袁家骅等(1983:172)则介绍了梅县话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并且认为,领格形式ŋa<sup>1</sup>、ŋia<sup>1</sup>、kia<sup>1</sup>是“通过词形的变化来表示的”。与此相同,詹伯慧(1991:273)也认为:表示领属的人称代词ŋa<sup>1</sup>、ŋia<sup>1</sup>、kia<sup>1</sup>“是通过词形的内部屈折的变化来表示的”。这类说法可以归为“内部屈折说”。当然,因为“内部屈折说”只是就其共时表现而言,并未解释其历史来源,它与历史上来源于某个语素的“合音说”并不矛盾。屈折说和合音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是历时的合音造成了共时平面的屈折现象。因此,从根本上说,“内部屈折说”仍可以归为“合音说”。

罗杰瑞(1995[1988]:200)也提到客家话的这一现象:“表示领属或者用词尾ke<sup>5</sup>(梅县)、kai<sup>5</sup>(海陆)、kie?<sup>7</sup>(华阳),或者就用代词和词尾的缩略形式:梅县ŋa<sup>1</sup>~ŋai<sup>1</sup>ke<sup>5</sup>(引者注:ŋai<sup>1</sup>实际为ŋai<sup>2</sup>),海陆ŋai<sup>2</sup>kai<sup>5</sup>,华阳ŋa<sup>1</sup>(kie?<sup>7</sup>)都表示‘我的’这个意思。”可以看出,他认为ŋa<sup>1</sup>是“ŋai”(我)与“个”(的)的合音形式,这和杨时逢(1957)一样,属于“合音说”,只是其看法比杨时逢(1957)确定多了。

严修鸿(1998)是第一篇在全面比较的基础上研究客家话领格形式的论文,是一篇重要文献,影响较大。其研究结论也属“合音说”,他认为是“家”参与了合音。庄初升、黄婷婷(2014:181)分析19世纪香港新界客家话的领格“囉”“噍”“喙”(声调均读为阴平)时也猜测,“从其来源来看,可能是‘X家’的合音形式”。这是对严修鸿(1998)观点的引用。由于客家话并不使用“家”构成人称代词领属结构,因此项梦冰(2002)并不赞成此看法(附带一提,“家里”的“家”客家话说“屋下”)。

项梦冰(2001,2002)两篇文章也是研究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形式的重要文献。从结论看,他既不赞成罗肇锦(1988)认为的“ia<sup>3</sup>”(这)参与合音的看法,也不赞成严修鸿(1998)提出的“家”参与合音的说法,而主要依据连城话的材料证明罗杰瑞(1995)提出的“个”(的)参与音变的说法。这是目前影响较大的“合音说”观点。不过,这可能只适合连城客家话的情况(详见下文),而不适合其他客家话的情况。

郭明燕(2007:20)在分析龙川话的表现之后,得出了与李作南(1965)的“合音说”相似的结论,她认为龙川客家话的领格形式是单数人称代词和称谓词前缀“阿”的合音形式。

以上是目前的主要看法。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目前的材料比以前更全面了,其用法(使用场合、可组合的词语)的描写也比以前更细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许可以更进一步。

### 3. 笔者对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语源的看法

笔者认为,除个别点如连城外,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都是人称代词与亲属称谓词前缀“阿”合音而造成的(有的地方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形式与“个”(的)组合时还会发生第二次合音音变甚至第三次合音音变,为了区别,此处最早的合音音变本文称之为“初次合音”),音变结果后来类推到非亲属称谓词前面。

这样,以下种种具体的使用表现就很好理解了:

1) 龙川话中,在有前缀“阿”的称谓词前,单数人称代词发生音变(韵母带“a”),且调类全部为阴平调,这一调类即“阿”的调类(但是,这种合音并不是绝对的,个别地方第一人称单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出现合音)。在没有前缀“阿”的称谓词前,单数人称代词未发生任何语音变化(参看邬明燕,2007:20)。

实际上,河源大部分操水源音(即本地话)的地区都只有在有前缀“阿”的亲属称谓前,才用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在没有前缀“阿”的亲属称谓前,则直接用人称代词单数加亲属称谓表示领属关系(参看练春招等,2010:253)。

2) 五华话中, $\eta ia^1$ (你的)、 $kia^1$ (他的/她的/它的)只能与带“阿”的亲属名词组合,而  $\eta ie^1$ (你的)、 $kie^1$ (他的/她的/它的)与其他名词组合,例如: $\eta ia^1$ 爸(你的爸爸)、 $kia^1$ 哥(他的哥哥)(朱炳玉,2010:397)。其中原因,是因为  $\eta ia^1$ (你的)、 $kia^1$ (他的/她的/它的)中的“a”就是“阿”,当把这个读音或者说这个词缀说出来之后,后面的亲属称谓的词根也就可以跟着说出来了。而  $\eta ie^1$ (你的)、 $kie^1$ (他的/她的/它的)不能与带“阿”的亲属称谓名词组合,是因为  $\eta ie^1$ 、 $kie^1$ 的读音里面缺少“a”,等于说话意识或语感中仍然需要的亲属称谓前缀“阿”没有放进去,因此说话人此时就不用它( $\eta ie^1$ 、 $kie^1$ 来自  $\eta ia^1 + ke^5 / e^5$ 、 $kia^1 + ke^5 / e^5$ (个:的。“ $ke^5$ ”是本音,“ $e^5$ ”是弱化音,语流中一般读“ $e^5$ ”,参看朱炳玉,2010:32),是第二次合音的结果,详下)。

据笔者调查,梅县话的情况与此相同, $\eta ie^1 / \eta e^1$ (你的)、 $kie^1 / ke^1$ (他的/她的/它的)不能与本来带“阿”的亲属称谓名词组合,如不能说“ $\eta ie^1$ 爸”“ $kie^1$ 爸”,但能与不带“阿”的亲属称谓名词组合,例如可以说“ $\eta ie^1$ 老弟”“ $kie^1$ 老弟”,原因是一样的。

3) 江西、福建的客家话几乎没有这种领格形式。这是因为它们的方言中亲属称谓词很少使用“阿”前缀(可参考刘纶鑫(1999)及罗美珍(2004)所收的亲属称谓词语)。不过,福建武平坪畲话中有“领格”形式,它实际上是粤东客家话传播过去的(严修鸿(2001)把武平坪畲话当做梅州平远客家话),其表现和性质与梅州话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单数人称代词与亲属称谓前缀“阿”合音之后形成的  $\eta a^1$ 、 $\eta ia^1$ 、 $kia^1$  在后来的使用中产生了一些变化:

1) 带“阿”的亲属称谓词中的“阿”不用再说出来,这是因为“阿”已经包含到  $\eta a^1$ 、 $\eta ia^1$ 、 $kia^1$  中了<sup>⑥</sup>。例如梅县话,据侯小英博士(母语为梅县话)告知,亲属称谓的前缀“阿”(即“阿爸(爸爸)”“阿嬷(妈妈)”类词语中的“阿”),在“ $\eta a^1$ ”(我的)、“ $\eta ia^1$ ”(你的)、“ $kia^1$ ”(他的)后面不用再说出来(其实是不能再带“阿”词缀,即没有“ $\eta a^1$ 阿爸”“ $\eta ia^1$ 阿嬷”之类的说法),如果要说出“阿”,上述领格形式就要换成一般格形式“偈(我)[ $\eta ai^2$ ]”“你[ $n^2$ ]”“佢[ $ki^2$ ]”,即使用“偈(我)阿爸”“你阿嬷”之类的说法。五华话的情况类似,据笔者调查,也没有“ $\eta a^1$ 阿爸”“ $\eta ia^1$ 阿嬷”这样的说法。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当“ $\eta a^1$ ”“ $\eta ia^1$ ”“ $kia^1$ ”进一步演变,凝固为只有“我的”“你的”“他的”意义(即已感觉不出其中包含“阿”)时,它们应该可以带“阿爸”“阿嬷”这类的亲属称谓词。

<sup>⑥</sup> 张维耿(2012:87)收了“佢阿姆个(他妈的)[ $ki^{44} me^{44} ke^{52}$ ]”(引者注:数字指调值),从此可以看出著者似乎认为词条中的“ $ki^{44}$ ”是“佢阿”的合音,即“ $ki^{44}$ ”包含了“阿”。不过,从张著 86 页的“佢个(他的、她的)[ $ki^{11} ke^{52}$ ]/[ $kie^{44} ke^{52}$ ]/[ $ki^{44} ke^{52}$ ]/[ $ki^{44}$ ]”看,著者又似乎把领格形式“[ $ki^{44}$ ]/[ $kie^{44}$ ]”理解为一般格形式“ $ki^{11}$ ”的又读音。

有的地方后来发展出来的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形式  $\eta ie^1$  和  $kie^1$  因为里面没有“a”的读音,因而不能用在带有“阿”的称谓词前(例如梅县、五华,见上文)。

2) 领格形式不仅仅可以出现在带“阿”的亲属称谓词前做定语,还可以在其他词语前做定语,这是类推的表现(但龙川话和陆河话还没有类推开,仍局限在带“阿”的亲属称谓词前,龙川话情况见上文,陆河话情况见下文)。语言中新成分产生出来后很容易类推出新的组合,例如,有了“酒吧”,就类推产生了“茶吧”“网吧”“书吧”等;有了“房奴”,就类推产生了“车奴”“孩奴”等;有了“热播”,就类推产生了“热映”“热放”等。

3) 领格形式后面可以继续加结构助词“个”(的),加“个”(的)后起到了强调领属关系的作用。例如梅县话,林立芳(1997:68-69)就明确指出,“个”是表示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放在代词领格后起到强调领属关系的作用,例如“ $\eta a^1$ 个镢头”(我的锄头)、“ $\eta e^1$ 个牛”(你的牛)、“ $kia^1$ 个禾”(他的水稻)。再如五华话,朱炳玉(2010:398)也明确指出,如果还要特别强调领属的情况,中间可以加“个”,如“ $\eta a^1$ 个老师(我的老师)”“ $\eta ie^1$ 个衫(你的衣服)”“ $kie^1$ 个书(他的书)”。

这种用法有的方言使用多一些,例如苗栗话(罗肇锦,1988:108);有的方言使用少一些,例如中山客家话(甘甲才,2003:239),领格形式人称代词后面也可以带上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嘅”(ke)(引者注:“嘅”是方言字,本字就是“个”(的)),但在实际语言中,“嘅”很少出现,如“我的爸爸”,就是“伢爸”。

4) 有的方言如梅县话、五华话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还产生了“ $\eta ie^1$ ”(你的)和“ $kie^1$ ”(他的/她的/它的)的形式,这是第二次合音音变的结果。即: $\eta ia^1$ (你的)、 $kia^1$ (他的/她的/它的)在强调“领属”时加上了“ $ke^5/e^5$ ”(“ $e^5$ ”是“ $ke^5$ ”的弱化音,说话中一般读“ $e^5$ ”,五华话弱化情况参看朱炳玉,2010:32;梅县话弱化情况参看项梦冰,2001:102-103),由于中心语是亲属称谓时一般不需要加“个”(的),所以加“个”主要是在中心语为非亲属称谓时的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eta ia^1+ke^5/e^5 \rightarrow \eta ie^1$ 、 $kia^1+ke^5/e^5 \rightarrow kie^1$ 。为什么第一人称领格没有产生新的形式(即其读音未变: $\eta a^1+ke^5/e^5 \rightarrow \eta a^1+ke^5/e^5$ )?这是因为“ $\eta a^1$ ”“ $ke^5/e^5$ ”比较难合成“ $\eta e$ ”的读音(a前面没有i-介音,所以比较难让a变成e,而且一般格“ $\eta ai$ ”对领格“ $\eta a$ ”有一种“稳定”作用,不太允许它变为与“ $\eta ai$ ”相差很远的“ $\eta e$ ”,领格“ $\eta a$ ”也不太允许自己演变为相差较远的“ $\eta e$ ”。原因见下文分析),而“ $\eta ia^1$ ”“ $kia^1$ ”中的“i”容易拉动“a”变成“e”,形成  $ia \rightarrow ie$  的音变(而且演变出来的“ $\eta ie$ ”“ $kie$ ”与“ $\eta ia$ ”“ $kia$ ”接近,可以为人们接受)。

梅县话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还产生出“ $\eta e^1$ ”(你的)和“ $ke^1$ ”(他的/她的/它的)的说法,这是第三次合音音变的结果,即: $\eta ie^1+ke^5/e^5 \rightarrow \eta e^1$ 、 $kie^1+ke^5/e^5 \rightarrow ke^1$ (演变出来的“ $\eta e$ ”“ $ke$ ”与“ $\eta ie$ ”“ $kie$ ”接近,也可以为人们接受)。

从上文可以看出,领格形式(包括第二次合音音变产生的形式和第三次合音音变产生的形式)不太强调“领属”,要强调“领属”时,可以加上“个”(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音变也许有人认为是语音自身演变(高化、弱化等)造成的,即  $ia \rightarrow ie \rightarrow e$ 。不过,作为人称代词,其读音比较稳定,甚至比较保守(例如客家话的第一人称“我”音  $\eta ai$ ,普通话第三人称“他”音  $t^h a$ ,两者韵母都保留了古读),不容易演变。因此,自身演变说解释力不强。

5) 领格形式在句中常常做定语。在有的地方如梅县,似乎也可做主语。当它们做主语时,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结构做主语。如: $\eta ia^1$ ( $\eta ie^1$ )较好, $\eta a^1$ 唔好(你的较好,我的不好)

(温昌衍、王秋珺,2015:137)。此时可以将它理解为省略了领格形式后面的中心语(名词)的省略形式,其作用仍是表领属。

6) 这种单数形式的领格在有的地方也可以用于表复数的结构中,例如增城客家话: $\eta a^1$ 兜(我们)、 $\eta ia^1$ 兜(你们)、 $kia^1$ 兜(他们)、 $\eta a^1$ 兜嘅(我们的)、 $\eta ia^1$ 兜嘅(你们的)、 $kia^1$ 兜嘅(他们的)(王李英,1998:268-269);又如中山客家话: $\eta a^1$ 知/ $\eta a^1$ 人(我们)、 $\eta ia^1$ 知/ $\eta ia^1$ 人(你们)、 $kia^1$ 知/ $kia^1$ 人(他们)(甘甲才,2003:238-239)。这里的单数领格形式其实仍是做定语(仍是领格),修饰“兜”(意为“些”)、“知”(意为“些”)、“人”(“知人”的省略形式)、“ $\eta a^1$ 兜”“ $\eta a^1$ 知”就是“我的这些(人)”的意思,其余类此。

7) 陆河客家话比较特殊,据我们调查,它的领格形式既有阴平调的读法,也有阳平调的读法,与其他客家话表现不一样。前者如陆河螺溪镇例子: $\eta a^1$ 哥(我哥哥)、 $\eta ia^1$ 哥(你哥哥)、 $kia^1$ 哥(他哥哥);后者如陆河新田镇例子: $\eta ai^2$ 爸(我爸爸)(注意:“ $\eta ai^2$ ”还没有变成“ $\eta a^2$ ”,从这可以看出,上文说到的 $\eta a^1$ 、 $\eta ia^1$ 、 $kia^1$ 三个当中 $\eta ia^1$ 、 $kia^1$ 先产生, $\eta a^1$ 后产生。从音理看,“ $\eta i+a \rightarrow \eta ia$ ”和“ $ki+a \rightarrow kia$ ”的音变极其容易,“ $\eta ai/\eta oi+a \rightarrow \eta a$ ”稍微难一些,陆河新田镇客家话,目前还没有产生“ $\eta a$ ”,原因应该就在这里)、 $\eta ia^2$ 爸(你爸爸)、 $kia^2$ 爸(他爸爸)。由于它们的声调都与单数人称代词相同(螺溪镇: $\eta oi^1$ 我、 $\eta i^1$ 你、 $ki^1$ 佢(他);新田镇: $\eta ai^2$ 我、 $\eta i^2$ 你、 $ki^2$ 佢(他)),所以我们认为,其领格形式的声调来自单数人称代词。<sup>⑦</sup>其中合音的语素还是“阿”,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领格都只用在亲属称谓词前面,不用在非亲属称谓词前,非亲属称谓词前的领格要用人称代词加“个”(的)表达,这说明陆河话领格形式类推不够。<sup>⑧</sup>

值得注意的是,据《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台湾四县腔客家话、海陆腔客家话、大埔腔客家话都有领格形式,但唯独海陆腔客家话声调为阳平调(其余两种为阴平调,来自梅州客家话),它继承的可能就是陆河话中的读阳平调的领格形式。当然,台湾海陆腔客家话领格形式的功能已经比大陆海陆客家话强大多了,它不再局限在亲属称谓词前使用。

8) 据董同龢(1948/1956),华阳凉水井领格形式是 $\eta a^1$ (我的)、 $\eta i^1$ (你的)、 $tɿ^1$ (他的/她的/它的)。其中, $\eta a^1$ 应该是“ $\eta ai^2$ ”(我)与“ $a^1$ ”(阿)的合音,具体表现是: $\eta ai^2+a^1 \rightarrow \eta a^1$ , $\eta a^1+kie^7 \rightarrow \eta a^1+kie^7$ (“ $\eta a^1$ ”没有继续演变的原因见上文分析); $\eta i^1$ 应该是“ $\eta i^2$ ”(你)与“ $a^1$ ”(阿)合音后继续演变的结果,具体过程是: $\eta i^2+a^1 \rightarrow \eta ia^1$ , $\eta ia^1+kie^7 \rightarrow \eta ie^1$ ,“ $\eta ie^1$ ”又受一般格“ $\eta i^2$ ”的感染(同化影响),音变为“ $\eta i^1$ ”(即为了韵母趋同,脱落元音 e)(此前的 $\eta ia^1$ 、 $\eta ie^1$ 被 $\eta i^1$ 取代后就不再使用); $tɿ^1$ 应该是“ $tɿ^2$ ”(他/她/它)与“ $a^1$ ”(阿)合音后继续演变的结果,具体过程是: $tɿ^2+a^1 \rightarrow tɿa^1$ , $tɿa^1+kie^7 \rightarrow tɿie^1$ ,“ $tɿie^1$ ”受一般格“ $tɿ^2$ ”的感染(同化影响),音变为“ $tɿ^1$ ”(即为了韵母趋同,脱落元音 e,此前的 $tɿa^1$ 、 $tɿie^1$ 被 $tɿ^1$ 取代后就不再使用)。

⑦ 合音取哪个声调,应该跟发音顺口不顺口有关,例如梅县话“佢阿爸”(他爸爸)[ $ki^{11} a^{44} pa^{44}$ ]连读为“[ $kia^{44} pa^{44}$ ]”比连读为“[ $kia^{11} pa^{44}$ ]”更顺口(数字指调值),所以合音取前者,即取声调来自“阿”的读音;陆河新田话“佢阿爸”(他爸爸)[ $ki^{45} a^{33} pa^{53}$ ]连读为“ $kia^{33} pa^{53}$ ”不如连读为“ $kia^{45} pa^{53}$ ”顺口(数字指调值),所以合音取后者,即取声调来自“佢”(他)的读音。

⑧ 螺溪镇发音人是叶海鹏先生,1977年生;新田镇发音人是叶海帆先生,1977年生。值得补充的是,据严修鸿教授告知,陆河河田镇的情况和螺溪镇一样,三身代词及其领格都为阴平调。对严教授和发音人谨此一并致谢!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陆河客家话内部一致性较强。“从语音看,各乡镇的声母和声调都没有什么差别,语音的内部差异主要反映在韵母上。”(参看潘家懿等,2000:65)

受一般格形式  $\eta i^2$ 、 $t i^2$  的影响,不少场合领格  $\eta i^1$ 、 $t i^1$  做定语时也读成阳平调的  $\eta i^2$ 、 $t i^2$ ,如:  
 $\eta i^2$  屋下(你家里)、 $\eta i^2$  个丈夫(你的丈夫)、 $t i^2$  衰子(他母亲)(董同龢,1948/1956:105,113,121,123,124)。领格形式读成阳平调时实际上和一般格形式同形了,因此其领属意义会淡化(这又波及原来的读阴平调的形式),这样原有的一般格与领格的对立就不明显,最后一格形式可以到领格的位置上使用(做定语),领格形式可以到一般格位置上使用(做主语宾语)。 $\eta a^1$  因为与  $\eta ai^2$ (我)的语音差别相对较大,所以似乎没有变成  $\eta a^2$  而仍然为  $\eta a^1$ ,其领属意义仍很强,做主语宾语的场合很少。当然,既然  $\eta i^1$ 、 $t i^1$  可以做主语宾语,同类的  $\eta a^1$  也偶尔可做主语(似乎不做宾语),只是场合很少,例如据项梦冰(2001:93)的统计,《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语篇中  $\eta a^1$  总共出现 14 次,其中 12 次在定语位置上,只有 2 次在宾语位置上。在宾语的位置上则为 0 次,这一点与其来源有关(领格形式位置在中心语前,所以动词后的宾语位置语感上不适合领格形式),可做旁证的是,语篇中领格形式  $\eta i^1$ 、 $t i^1$  也是只有 1 次做宾语。

一般格形式影响领格形式变化的表现也见于大埔话。大埔话的领格形式是“ $\eta a^1$ ”(我的)、“ $he^1$ ”(你的)、“ $kie^1$ ”(他的/她的/它的)(参看何耿镛,1993:15,原书音标不是国际音标,今改为国际音标)。“ $\eta a^1$ ”是“ $\eta ai^2$ ”(我)与“阿”的合音( $\eta ai^2 + a^1 \rightarrow \eta a^1$ ;  $\eta a^1 + kei^5 \rightarrow \eta a^1 + kei^5$ ) (“ $\eta a^1$ ”没有继续演变的原因见上文分析,“个”音“ $kei^5$ ”参看何耿镛,1993:131,下同。需要说明的是,据大埔县城人李菲博士提供的材料,“个”在说话中也有“ $ei$ ”的读音)、“ $he^1$ ”是“ $hen^2$ ”(你)与“阿”合音后继续演变的结果( $hen^2 + a^1 \rightarrow ha^1$ ;  $ha^1 + kei^5 \rightarrow he^1$ )、“ $kie^1$ ”是“ $ki^1$ ”(他/她/它)与“阿”合音后继续演变的结果( $ki^2 + a^1 \rightarrow kia^1$ ;  $kia^1 + kei^5 \rightarrow kie^1$ )(大埔话中  $ha^1$ 、 $kia^1$  似乎已经消失,不再使用,因此,大埔话的领格形式中既有初次合音形式(第一人称领格)、也有二次合音形式(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格)。其中第二人称“ $ha^1 + kei^5 \rightarrow he^1$ ”的演变除了与“ $kei^5$ ”有关(“ $a$ ”受“ $kei$ ”中“ $e$ ”的同化影响而变为“ $e$ ”),还与一般格形式“ $hen^2$ ”的拉动有关(汉语毕竟不是形态语言,某个人称的领格形式,会受到同一个人称的一般格形式的影响,使两者读音尽量接近(两者的语法义不相同,但是概念义还是相同的),这与汉语(特别是近现代汉语,上古汉语可能还有些特殊)人称代词上的某个概念义要求使用同一个词形的大环境有关),即在“ $hen^2$ ”中“ $e$ ”的拉动下,韵腹  $a$  会尽量接近  $e$ ,因而“ $ha^1 + kei^5$ ”易演变为  $he^1$ 。

最后说明一下,就目前来看,连城客家话情况与上不同(比如只有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有领格形式,且领格形式后不能再加结构助词“个”,再比如领格形式有阳去调的读法。参看项梦冰,2001),联系福建、江西客家话几乎都没有亲属称谓前缀“阿”以及它们几乎没有领格形式看,连城客家话领格形式中组合的语素不会是“阿”。<sup>⑨</sup> 项梦冰(2001:75-78,80-81,83)的观点是对的,他认为连城话是“个”(的)参与了合音(原文是就所有客家话的领格形式说的,从上文分析看,这一看法只符合连城客家话),即:结构助词“个”(历史上有“ $ka$ ”的读音,今连城个别地方还有弱化音“ $a$ ”的读音)与前一音节(单数人称代词)合音,合音后产生领

⑨ 从吴语、闽语、粤语普遍存在在此前缀看,早期江西、福建客家话亲属称谓前应该也有前缀“阿”,龙南称神灵为“阿公”(刘纶鑫,1999:677),应是残存形式(由亲属称谓转变为神灵称谓)(需要说明的是,江西客家话中的“客籍话”,是广东倒流回去的客家话,亲属称谓前也有前缀“阿”,参看刘纶鑫(1999:677))。但即便是亲属称谓前早期有前缀“阿”,也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合音音变并产生领格形式,比如现在龙川方言有的就不发生合音音变,参看邹明燕(2007:20)。关于这一点,项梦冰(2001:82)也指出,客家话人称代词定语形式“是否发生合音是可选的,不是强制的”。

格形式(原作者 79 页指出,第一人称领格形式后来消失了或者说是跟一般格形式混而为一了,因而造成了领格形式三缺一的局面),其中连城(新泉)话为阳平调(来自“你(尔)”“佢”的阳平调),连城(儒畚、兰桥)为阳去调(原文认为,这大概是因为采用“个”的声调,或者是因为在合音时代去声只有一个,其调值跟今天的阳去调值接近),因为是跟结构助词“个”(的)的合音,所以领格形式后不能再加“个”(的)<sup>⑩</sup>。

在地理位置上,连城话是一个与其他有领格形式的客家话分离的处于江西、福建客家话区的唯一的一个有单数人称代词领格形式的方言(武平属于闽西,但其方言面貌属于粤东梅州特征),还是有自身单独演变的可能(连城与武平之间隔了上杭,据邱锡凤,2012:255,289,上杭话无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sup>⑪</sup>。

#### 参考文献

- 陈修 2009 《〈客方言〉点校》,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董同龢 1948/1956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重印)。  
甘甲才 2003 《中山客家话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何耿镛 1993 《客家方言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兰玉英等 2007 《泰兴客家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李作南 1965 《客家方言的代词》,《中国语文》第3期。  
练春招 侯小英 刘立恒 2010 《客家古邑方言》,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杰瑞(著) 张惠英(译) 1995 《汉语概说》(英文版 1988 年出版),语文出版社。  
罗美珍 2004 《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  
罗肇锦 1988 《客语语法》,台湾学生书局。  
罗肇锦 2007 《重修苗栗县志·语言志》,苗栗县政府。  
潘家懿 谢鸿猷 段英 2000 《陆河客家话语音概况》,《韶关大学学报》(增刊)。

<sup>⑩</sup> 笔者并不赞成其他客家话的领格形式(初次合音形式,即  $\eta a^1$ 、 $\eta ia^1$ 、 $kia^1$ )也是单数人称代词与“个”(的)组合而成的合音形式,因为其他各地客家话的领格形式的声调除了陆河新田客家话和台湾海陆腔客家话是阳平调外(来自人称代词的声调),其他都是阴平调(来自词缀“阿”的声调),而没有一个是去声调的(就是在那部分与人称代词不同调的领格形式中,没有一个与“个”同调),所以不大可能说领格形式包含了“个”的语素。而且很多客家话结构助词“个”并无零声母的读法,“个”实际上远不如词缀“阿”那样容易与前一音节发生合音变。从语用看, $\eta a^1$ 、 $\eta ia^1$ 、 $kia^1$ 多使用在亲属称谓前,而亲属称谓与人称代词组合时,往往不用结构助词“个(的)”(朱德熙(1982/1998:142)指出:人称代词作领属性定语,如果中心语是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通常不用“的”字,例如“我哥哥”“我父亲”。客家话的表现与此相同)。正文中已经有龙川话、五华话、梅县话的例子,这里再补充大埔话的例子。据何耿镛(1993:15),大埔话中,在表示人的称谓前面只能用领格形式“ $\eta a^1$ 、 $he^1$ 、 $kie^1$ ”,如只能说“ $kie^1$ 妹”(他的妹妹)不能说成“佢个妹”。其他场合没有这种限制,例如,既可以说“佢个书”,也可以说“ $kie^1$ 书”(原书音标不是国际音标,今改为国际音标)。换句话说,领格形式与亲属称谓之间可以不用加助词“个(的)”。

<sup>⑪</sup> 项梦冰(2002:43)说:“不同的客家话其人称代词单数领格处于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形式和功能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需要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句话从本文看,还是比较符合连城客家话与其他客家话领格形式的实际。



- 郅远春 2012 《成都客家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邱锡凤 2012 《上杭客家话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台湾“教育部”客家语辞典编辑小组 《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 王李英 1998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 温昌衍 王秋珺 2015 《客家方言》，暨南大学出版社。
- 邬明燕 2007 《龙川方言的代词系统》，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项梦冰 2001 《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
- 项梦冰 2002 《〈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读后》，《语文研究》第2期。
- 严修鸿 1998 《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语文研究》第1期。
- 严修鸿 2001 《平远客家话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第2期。
- 杨时逢 1957 《台湾桃园客家方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二)。
- 袁家骅等 1983 《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詹伯慧 1991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张维耿 2012 《客方言标准音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
- 朱炳玉 2010 《五华客家话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1998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庄初升 黄婷婷 2014 《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温昌衍 梅州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文学院 wenchangy@163.com

## 第六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

第六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于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梅研究员主持，厦门大学中文系李无未教授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研究员致开幕辞。

与会青年学者何亮、张惟捷、郭中、梁春胜、李焱、白鸽、杨萌萌、陈明娥、李湘、边田钢、乐耀、许彬彬、蒋文、任荷、李伟大、张传官、史光辉、王曦、陈晖先后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特邀报告有：浙江大学汪维辉、许峻玮《〈燕山丛录·长安里语〉中的晚明北京话》，北京大学汪锋《语义演变、词汇竞争与词汇分层——以“茗”“茶”的兴替为例》，复旦大学陶寰、金耀华《论方言接触中的他控音变》，厦门大学李无未《东西交汇：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国语学”性质及其理论“原型”》。

《中国语文》编辑部每年面向青年学者组织学术论坛，为编者与学者之间、青年学者和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以培养学术新人、引导和推动学术发展。

(会务组)



Mandarin where the citation tone is simplified, the tone sandhi is complex and the lexical tone is advanced,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certain adjustment be made to the investigating procedures on the dialect.

**Key Words:** Northwestern Mandarin, lexical tone, citation tone, tone sandhi

**YUAN Dan, The origin and sound change of aspirated fricatives  $s^h$ -/ $\zeta^h$ -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of the South-Wan Wu dialect: A case study of the Xinbo dialect**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spirated fricative is a rare phonetic typ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Xinbo (新博) dialect, the special initials deriving from the groups of *cong* (从), *xie* (邪), *cheng* (澄), *chong* (崇), *chan* (禅), *chuan* (船), *qun* (群), *xia* (匣) of middle Chinese are essentially aspirated fricatives  $s^h$ -/ $\zeta^h$ -. These aspirated fricatives are resulted from the sound change of \*z->  $s^h$ -, and the aspiration should be from the devoicing of the breathy vowel,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Shanghai dialect. As aspirated fricatives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are rather unstable, two predictions are given on their further sound change.

**Key Words:** South-Wan Wu dialect, Tongjing subgroup, aspirated fricatives, experimental analysis

**WEN Changyan, The phonetic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any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dialects, and claims that: a. possessives of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s in Hakka should be outcomes of sound merger; b. except for those in the Liancheng dialect, these possessives were initially formed by merging with the prefix “a-阿” in kinship terms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general attributives; c. in some dialects, they may have underwent a second or third phase of merger with the particle “ke 个(的)”； d. the sound of possessives tends to resemble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 in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Key Words:** Hakka, possessives, origin of sound change, sound merger, “a-”, “ke 个(的)”

**ZHU Qingxiang, On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of *yinggai* (应该)  $\emptyset$  *de* (的)**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yinggai* (‘should’ 应该)  $\emptyset$  *de* (PART 的) can hav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nd non-factual reading when describing specific events, and it may also have factual reading or express long effective obligation which is irrelevant with counterfactuality. Thus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nggai*  $\emptyset$  *de* is dependent on two factors: long-term effectiveness and obligation. Besides,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 at the end is better considered to indicate confirmative emphasis rather than counterfactuality or non-futurity.

**Key Words:** *de* 的, counterfactual,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bligation

**ZHANG Huili, PAN Haihua,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vent structure**

In Henan dialects, systematic verb inflection, named as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is widely applied for the indication of grammatical meaning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examines the hypothesis that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can denote perfective aspect. It is